



蕭艾

當一顆心在跳

海天詩叢



34
何
增
平
18
·
5
·
20
0
4
·

陳 强 華

CHEN KEONG WAH
1109, JALAN TUJUH,
MACANG BUBUK,
BUKIT MERTAJAM,
P. PINANG, MALAYSIA.

當一顆心在跳

蕭艾

陳 强 華

CHEN KEONG WAH
1109, JALAN TUJUH,
MACANG BUBUK,
BUKIT MERTAJAM,
P. PINANG, MALAYSIA.

海 天 出 版 社 出 版

謹以此書
獻給母親
以及詩歌裡的人物

序
詩

觸及灰燼 總有什麼
火一樣燃燒起來

初戀 你會忘記嗎
那長髮風吹就飄飄起來
可愛 你說過的話
你願意再說一遍
還有那一條小溪水
怎樣流過 怎樣開過小花
你知道你忘不了
你知道名字並不重要
那地方曾經流過 你依然留戀
一條清冽的小溪水

在很多很多年前那些
你曾經愉快地唱過的歌
如今當人家悠悠唱起
你總是跟着哼着不由自主地
終於在眼角滲出了眼淚
你說不出爲了什麼

別背向着我別那樣
背向着我獨自哭泣
看這世界怎樣被隔離
我的眼前已模糊一片
那些我也一樣把握不住
但是 我的手



要握着你的手

在漸暗的暮色中
當你倦然睡倒
猶讓門外的燈亮着
門外誰走過你不知道
你也不想知道
你說又夢見
簾上玫瑰開了

應該雨天也不寂寞的了
有人持傘而來
帶來鮮花也好 唱片也好
一句話不說也好
拜倫在我們之間
魯迅在我們之間

即使踏上最後的班車
揮別 用握手的手
彷彿透過風塵
又對着你的凝眸

當火只剩下灰燼
火 就熄滅了嗎

目錄

序 詩	2
第一輯 向日葵	5
第二輯 旗和鼓	16
第三輯 生活	28
第四輯 山城	35
第五輯 荷塘組詩	44
第六輯 城市組詩	51
第七輯 鄉愁	67
第八輯 浪 雨 湖邊	82
後記	97

第一輯

向日葵	6
一九六三年	7
夏日	8
落雨天	9
走在雨中	11
登高	12
那夏夜一樣的少女	13
揮別	14

向日葵

觸及灰燼——總有
冰冷的手
火熱的眼睛

觸及灰燼 總有
什麼像火燃燒
收割後的稻稈也好
滑機油也好
是記憶也是渴望

生薑的手 在日子裏
咬 咬
只摸到唇上的溫熱

總有什麼溢出空杯是不
總有什麼夢也裝不了是不
工裝穿上又脫下
脫下了又穿上

冰冷的手
火熱的眼睛
一九七五年改寫

新的一年來了
來了又將如何

篱上玫瑰喧鬧了幾天
春天只剩下單調的鳥雀
我已知道 我已疲倦

丁東 鐘聲盪漾在星空
輕白紗巾的少女
來自各處 藉穆地
帶著百合和松枝
她們要給誰祝福
燭光 一明一滅
鐘聲 丁東丁東

回頭 瞥見世界從拱門外走着
一位老人在風塵中喃喃

我向世界走去
帶著心中的陽光 花朵 鳥雀
希望 祝福和美好的一切
一九七五年

一九六三年
報

夏日
到

在書本和窗之間
留連留連
從文字的城疊
一小方框的風景
品淡了水仙
嘗苦了咖啡

跳躍的大海
向我奔來
從心上
到眼前
豪放不羈的波浪
脫盡我的衣裳
一九七五年重稿

落雨
天

雨聲沙沙地
吩咐媽媽給妹妹穿絨衣
絨衣怎比得上陽光呢

工作只有一半
另一半空白了
祖母說 讓我回憶
但是 我怎願意

雨 大雨來了園地怎樣
鏟和帆船 怎樣
而楊桃落下初蕊
我們的球場將怎樣

朋友們過訪
相對無言
說話的是旋轉中的唱片
是熱氣上騰的茶

一切在雨中
連我想寫詩
我的詩篇也落在雨中
作了小弟弟的紙船

阿琴要上小朋友的家去
阿琴不要雨衣
要我找雨傘 找不到雨傘
阿琴把新裙子換下

換下了又穿上

我砍下了芭蕉葉
我想 如果沒有芭蕉葉
雨就不能再活躍
像找不到穀子的麻雀
就會飛走了
六三年

走在雨中

黃昏又持傘來了
持傘的是我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走在雨中

電綫上 山城的五綫繚上
那些快樂的音符
那些小燕子
朋友他並沒有帶走

從街的那邊 行人
匆匆走來 匆匆走過
要向誰借一借火呢

聽賣花的人說
再下幾天雨
就沒有鮮花了

又一盞燈亮了
是在誰家的小樓
我不知道為什麼
為什麼走在雨中

街上只有我一個
走在雨中
走在雨中
一九七五年改寫

登高

看海流過林梢
一片帆
也是一隻鳥

越過石級
越過屋頂
四望時 山峰底下
陽光堆積了滿地
各色各樣的玩具
大大小小的積木

是什麼時候了
所有的山峰
問答我以蒼潤
所有的小鳥
問答我以飛翔

什麼時候
日落了
什麼時候
月明了
一九七五年改寫

那夏夜一樣的少女

那圓臉線條如流水
那垂髮潑墨一樣寫意
她垂下長眼睫
她靜靜在思想
我說 星亮了
她抬起頭
星亮了

是南方的夏夜
玫瑰紅上臉頰
而甜草莓吃得多了
成熟了雙唇的暖暖

從睡公主的故事
到相對論 也愛上喝咖啡烏了
也會在街邊不為什麼地漫步
有時 陪蕭邦一個下午
就忘了做蓮花坐式
但鄰居的孩子會來
他們不會忘記是不

總愛白和綠和粉紅
總是長裙飄飄
我說 荷葉殘了
日子要向誰
借些好顏色 借些好風姿
一九七五年改寫

用握手的手
揮別
揮不了
辛酸和空虛的感覺

當欲舉步
那一瞬間
不知有多少去和留
我曾經醉酒
你曾經垂淚

這島嶼是你的家
我的旅站
是的 路上風風雨雨
我雖然不爲了什麼
路總得走完是不

再見 再見時
千言萬語
儘在一句 你好
那些愛意那些情愁那些激動
已沉澱在心底
已成爲故事
已成爲詩

感情如果是火
只剩下餘溫
但時間是酒

它爲我們醞釀
一些不醉的微醺
一些欲語還休的惘然
一些美麗的祝福

揮別
用握手的手
彷彿透過風塵
又見到你的凝眸
一九七五年改寫

第二輯

旗和鼓	17
致一位老鄉親	18
一位老兵的遺囑	20
寫錫礦工人	21
致遠方的煤礦工人	22
在法蒂瑪心中	23
請告訴她吧	25
阿霞	26
阿玉和洋娃娃	27

旗和鼓

當船隻觸淺的時候
陌生人伸出雙手
當墾荒者默默地倒下
留給我們一整個國家

旗 和 鼓

朋友 別問我為什麼
在風雨的門外點亮了燈
而且那麼又哭又笑
只爲了故事裏的主人

當眼簾沉重地垂下
我們的心依然清醒
它看到生活的一切
甚至於一枚螺絲釘

多少不平凡的人物
帶給生活旗和鼓

致一位老鄉親

——記一位勤苦慈善的老人

草上凝露
身上流汗

一把斧
一把鋤
就是這麼多
就穿着泥土爲鞋了
躺下之處
是草地也是床

今天 在紅毛丹樹下
小孩子們又跳又唱

在那一位年青人的心上

——黎明

一方玻璃窗的明媚
幾級石階的涼意
當陽光越過屋頂而來
我不想坐下來聽樹上小鳥
或者問想夢的美麗

我感到生命的活力
在新的工作裏

——生活

是一扇門
門外有一切 從暴風
到少女眼中明亮的夢

是張望中的遠方
是令人感覺活力的新鮮空氣
是沒有簾笆的陽光

是熊熊的火爐
在落雨天也沒有憂思
心中的話
心中的詩
暖若它的心臟

是風吹去得更遠的帆
是風吹更加招展的旗

一位老兵的遺囑

不論是在祖國的前線
還是生活的戰場
孩子 記住
你是戰鼓 你是劍
你是永遠飄揚的旗

寫錫礦工人

手在濁流中
足在污泥中
身在風雨中
心在濁流在污泥在風雨中

無視於土崩嗎
只爲了
以一粒錫苗
換一粒米
一九七五年

致遠方的煤礦工人

你的白天沒有太陽
你的黑夜沒有暖氣
但是
當你活着
你帶來光熱
當你死了
你留下火種
一九七五年

在法蒂瑪心中

在清晏的田壟上
阿邁留下足印
要留給誰看
要留給我和黎明

誰的鋤痕更深
誰要比比歌聲

春天走來了
頂着金色的笠帽
一路留下秧兒
阿邁這麼說
說春天是我

在阿邁的眼前
髮邊的大紅花綢
請別映紅了我的臉

是的 林中的花
每一朵都美麗耐開

來自城市的少年
別再送花布給我
也別把我比鮮花
我是花蒂瑪

爲什麼讓阿邁的眼光
把自己鑲住

在黃昏的小窗

別那麼輕笑而過
在黃昏班上
誰是善飛的白鴿

告訴她吧

——一位曳拉機手的心語

早晨持傘來了
和我佇立窗前
一起看看小路
看看遠方的天

曳拉機 走泥濘的路
春天不是還很遠遠

誰頂着笠帽來了
我感到早晨的明媚
在賽敦的媚眼
路上她沒有留下足印
她的足印留在田間

賽敦 你是佈穀鳥
看 來路上青年們的腳步
趕在陽光之前

我也願意是秧兒
帶給她金色的夢
但我來自城市 她說
我只是一陣風一片陽光

告訴她吧 曳拉機
我們都屬於
祖國的土地

阿霞

在井邊留下黎明
在田裏留下秧兒
在羊群中
阿霞站着
夕陽陪她走下山坡

阿霞赤裸着雙足
在河流中試知日子的冷暖
她踏着風一樣的步伐
荊棘傷不了她
鮮花留不住她

山坡下
羊兒不肯再叫咩咩
鄰家孩子們靜靜地圍坐
坐暖了夜

燈光隨着髮影
在她秀臉上留戀
阿霞在翻閱字典
她在尋找新的意義

阿玉和洋娃娃

阿玉的洋娃娃
有好幾歲啦
衣褶都破舊了

阿玉抱着洋娃娃
輕輕地搖着
輕輕地不知說些什麼話

阿玉穿在身上的
是姐姐穿過的舊衣
但她在那一刻
看來很莊嚴很美麗

第三輯

生活	29
想起	30
我們	31
卅歲那一夜	32
螺絲釘	33
鋼骨水泥的世界	34

生活

生活

生活生活
總是沿着河流
每一隻帆曾經
對兩岸的草色
夢想一次遠航

生活生活
滑浪板高於巨浪
但老水手他怎麼說
可曾見過大海嗎
他的煙斗
你的船槳

生活生活
許多許多的哲學
都在為你爭辯着
如果是在祖國
又在松樹下
如果累了 就睡吧
讓潮起潮落

生活生活
門窗門窗打開
樹枝樹枝伸長
道路道路 到了歧路
記住 歷史
悄悄對你注目
一九七五年

想起

每一個季節 想起
總想不起一些烙印
什麼可以深談呢
當我們相遇而坐下
喝着咖啡的時候

我也不知道
只是有些什麼
像屋頂上掠過的流星
久久不曾記起了

當麵包夾着草莓醬
當煙囪冒出了煙
有許多夢想
來不及提及
來不及趕巴士了

我想 給蠻荒者立銅像是不好吧
我們不就忘了
生活裏的許多荒蕪

每一個季節 以後

我們怎樣想見自己
當國旗迎風飄起
小孩子們遙仰着我們

我們

—— 由人力動員寫起

就登記吧
我們不曾選擇自己的名字
我們選擇的是路向
向祖國輝煌的理想

讓脚步跨過藩篱
跨過階級
且打破一切偶像
讓每一個國民驕傲於
頭上的屋瓦
脚下的土地
讓各種各色的花
在這裏野榮
讓傳統和現代
讓自然和文明
讓和平和科技
攜手而行

銅像太凝固
旗太招展
我們是思想
是行動
是力量

在藤椅上躺下 躺下
不再是在沙灘
沒有枯枝 就讓自己
燃燒於故事和夢想裏

在藤椅上躺著 躺著
窗外膠林是否下雨
那麵粉的酒場怎樣
還有賣蔗水的姑娘怎樣
當燈亮了 似乎
有什麼逝去
像一顆流星

那些美麗的激情
我的手再也抓不住
只落在孩子的柔髮上 輕輕
充滿鼓勵 希望 溫情

螺絲釘 做做螺絲釘也好
只要是在鋼架的
一個小小之處

現代的一整個世界
建築在鋼骨水泥上

整個世界
建築在

鐵枝
土敏土
沙粒
水上

一九七五年

第四輯

山城	36
春夜	37
晨	38
呵 太陽	39
江邊的紅泥路上	40
橋下黃昏	41
流星	42
飛鳥	43

山城

山城

又見草坡 又見松
又見紅瓦
又不見紅瓦
又見青峰
又不見青峰

草坡外 一抹水平綫
松樹間 幾縷炊煙
咩咩 兩隻羊
跟着幾隻小羊

門外 街巷一彎
你望不盡來處
你望不盡去處
隱隱 你聽到了流水
你聽到了人語是不

沿着流水花開
沿着街巷誰來
松在 你說鳥聲在不在
橋在 你說水聲在不在

那生在石縫裏的山胡姬
那長在削壁上的豆蔻
當你採下來的時候
你不就望見了
那最遠的島嶼
一九七五年

春夜

不要加牛乳 偏愛
咖啡烏的那點苦澀
今夜如果下雨
就讓今夜如此過

我的那件雨衣
穿在朋友身上
他走了 留下一束鮮花
留下談不完的話題

我不曾問他的去處
我只知道他是否快樂
他是否悲傷他是否寂寞
我也只想知道這一些

往往 在對問題爭辯之後
我們什麼話也不想說
喝着又暖又熱的咖啡
什麼話也不必說

一點火湧現
在我們之間
溫暖的
跳躍的

一九七五年

展

面對着滴露的山胡姬
我的那個空花瓶
依然是空花瓶

昨夜의 夢想忘記了
林中每一棵枝葉
沐浴着日子的金色

呵

太陽

我想起剛醒睡的眼睛
那有多麼的明亮
我想起花朵怎樣怒放
彷彿嗅到林間的香氣

脫下了絨衣
剃下了短鬚
留下了咖啡和三文治
挺起胸膛

駕駛盤也好
電鑽也好
染了一身油污也好
城市也好
鄉村也好

呵 太陽
我一起
我就有了力量
一九七五年

江邊的紅泥路上

走在江邊的紅泥路上
果林就在前面
又一盞燈熄了
撲 飛起一隻宿鳥

路上有一排脚印
它們靜靜告訴我
有人來過了
是誰 我不知道
像路邊開得很美的小黃花
我也不知道它叫什麼名

當我經過一棵石榴樹下
一位小姑娘把衣裳
晒在竹桿上，
翡翠葉 粉紅花
葉明在石榴樹上
我在石榴樹下
一九七五年

橋下黃昏

在天和水之間
在橋下
在小船上
夕陽
和我
相對默默

任白鳥上上下下
任小魚來來去去
任紫滑落
任風吹水流

夕陽
和我
都工作了一整天了
都想要片刻的安寧

它靜靜地陪我
等著岸上的燈
我靜靜地陪它
等著天上的星

一九七五年

流星

在可以望海的草坡
我們靜靜地躺著
只有你和我
一對久別的朋友

想想 已經十年
但不就像昨天
草坡上的樹 樹下的小屋
還不是跟以前一樣

看晚霞逐漸暗淡
驀然 一顆星奔動 發亮
我們相對 我們感到
似乎有什麼消逝了

當我問起你的孩子
你的眼睛又閃著光芒
但是 你並不談起
往日夢裏的彼岸

也許 孩子們也是
我們構造的船
也許 熱情還有一次潮漲
一九七五年五月

飛鳥

天空是多麼寂靜 廣闊
想想 在藍夜閃爍的星 千千萬萬
孩子 那些看不見的
更不知有多少呢
海洋有多麼遼闊 深遠
水平綫之外 不知有多少海灣
當郵船再度下錨的時候
又整整的一年是不
問老水手 他只會重複地說
海洋很大 很大

孩子 你看 一隻小鳥飛過
一隻小小的飛鳥
剎那間
把海天充實了
一九七五年一月

第五輯



荷塘組詩

之一

荷
塘
組
詩

風吹
雨打
荷葉裙飄
荷葉傘立

風吹
雨打
在飄裙之前之後之左右
在立傘之上之下之間
又綻開一朵白花
又綻開一朵紅花

風吹
雨打
蓮 抬起了頭
顯出光輝的面貌
起步輕舞

風吹
風管
雨打
雨弦

之二

荷葉大小濃淡
都富有生氣
是寫意的潑墨

和

蓓蕾如花
未開或盛開
花瓣大而光采
是幾筆勾勒

荷梗有直有斜
若斷若續
一種雅拙感
由於春光太過明媚
由於蓮蓬早熟
由於生性樸素 疏放
看花蕾欲開未開
荷葉欲舉未舉時
輕輕從遠處吹來
頓感到有風
驚覺時
似有暗香飄送
似有斜暉返照
似有迴音
似有鼓翼
似萬物有情

看蓮花雨風
玉立生姿
凝露時
賣相莊嚴

葉

看荷花密密處
什麼在醞釀
是勃勃的生機
是濃濃的雨意
是幽幽的夢
蜜蜂鼓翼
青蛙又叫又跳
空白處
一隻蜻蜓在捕捉什麼
可是淡淡的幽香

畫家你怎麼說
這是荷的本色
還是你的胸襟

之三

陽光走後 悄悄
蓮蓬結出蓮子
月光走後 悄悄
泥土長大蓮藕

跟着 所有的星星
把花香空氣和水
調製成歡騰的香檳
不知是爲了誰

風醉了 扶着荷葉而過
連累到愛靜思的露珠
也滾落水中
虫聲也醉了
還有螢火虫
都飄忽不定

青蛙什麼也不飲
靜靜 可是怕叫醒
睡蓮的夢境

之四

荷綠一層層
一層深一層淺
水綠一片片
一片光一片影
風欲靜
陽光動
陽光欲靜
風動

深淺在呼吸
光影在遊戲

是葉和水
風和陽光
賜予緣
以生命力

之五

風已舉步
探望綠荷深處
葉影簾捲
一朵白蓮
似月
如此玉潔 如此冰清
我本欲隨風
掬飲一滴明露
我坐下 雅拙如我
我本一無所有
我已一無所求
風醉倒
我嘆息
如此玉潔
如此冰清

之六

天氣花露般清新
水玻璃般透明
兩朵蓮
是一朵蓮
天氣花露般清新
水玻璃般透明
兩顆星
是一顆星

阿香 你為什麼靜靜
你為什麼微笑

之七

當陽光和風
在捉迷藏
當星和星
在露營
當月光和露
在調情

蓮蓬向蓮花致敬
蓮藕向泥土致謝

第六輯

我們的租屋	52
流行	54
牛仔褲	55
自助售貨機	56
故事	57
每次當我走過橫能律	58
小家庭	59
當我在喝我的可口可樂	60
甚麼會脫離而去	62
街邊的小販們	63
關於這城市	65

城市組詩

鴿子有鴿巢
我們有組屋

我們的組屋
一房一廳
由我們設計
由我們建築

林家四個人居住
老小兩對夫婦
陳家七兄弟姐妹
還有父母
林家那樣居住
陳家那樣居住

我從組屋裏跑出來
跑完門外走廊
跑不完狹隘和陰暗
擠在電梯裏
上下十五層樓
大門外
路塵揚起又落下
摩多聲去了又來

鴿子的鴿巢
也是我們設計的

如果由鴿子自己叨泥叨草
那該是怎樣的形式呢
周圍會不會有枝極和綠葉
迎着風雨和陽光
要舒展的舒展 要伸長的伸長
小鴿子會不會知道
我們的孩子
每天，從窗口
遙望這世界
如此
抱着小狗
如此
夢見溜冰鞋
一九七五年

流行

倫敦流行巴黎流行
我們也流行

不管是迷你
還是迷地
是大膽的新潮
還是浪漫的復古
美妙
美妙

倫敦的款式
巴黎的配件
我們的銀幣
一九七五年

牛仔褲

每天 迎着日子
向前舉步
或者隨地坐下
我都不受拘束
我都如此穿着牛仔褲

我穿着它在海邊露宿
我穿着它在冷氣室辦公
我穿着它跳舞

朋友 請注意
請看清楚
這是馬背和蓬車上
穿用的牛仔褲
它不怕風沙
它不怕雨露
它不怕穿
它不怕洗

深藍的
或者已經褪色
配一件T恤
當人們嘆息
我微笑而走過

在這城市
我屬於無屋
屬於流浪
屬於牛仔褲
一九七五年

貨

自動售貨機
對着我
在每一個角落
這是最誠實的售貨員
財團說

這發亮的機械
不會飢寒
不必叫賣不必微笑
不必逗人喜歡
不必像小販們

在自助售貨機前
我聽到我的心
不服地
在爭辯
一九七五年

自助售貨機

故事

故事
經紀商說的
經理說的
待役說的

許多男男女女
許多許多悲歡
許多許多離合
祇是一句結論
一聲曖昧的笑
一個貼士

少男們不曾聽過
一則完整的故事
少女們不曾流下
一顆感動的眼淚
就如此成長
早熟
而蒼白
一九七五年

每次當我走過橫能律

每次當我走過橫能律
總愛在那街邊的咖啡座
坐坐 聽聽 看看

車輪 人群
廣告 服裝
燈光 聲音
什麼時候
已互相呼吸
已互相交錯
已互相爭辯
已互相排擠

城市 如此
繽紛地走來
告訴我它的繁華
和悲哀
一九七五年

小家庭

第一個嬌
第二個妙
第三個沒有床位
第四個沒有學校
第五個白開水
就是牛奶了

別哭
別哭
要聽姊姊的話
要聽哥哥的話
十歲的姊姊 九歲的哥哥
他們不會哭
一九七五年

當我在喝我的可口可樂
她在買她的鮮花
我在咖啡座
她在街邊

當我望着她
她望着我
陽光正照在她的秀臉上
照在她的綠裙上
照在她手中的白菊花
她的秀臉微笑
她的綠裙風飄
她手中的白菊盛開

我靜靜坐着
喝我的可口可樂
坐看她走過
我不想知道
她的名字和地址

我感激那美麗的一刻
當我在喝我的可口可樂
她在買她的鮮花
當我望着她
她望着我

我祝福她

祝福她青春煥發
祝福醒得很早的人
當他們發現花開的一刻
祝福在海邊沐浴的人
願他們知道幸福和滿足
祝福路上的行人
願他們帶回家去
一些美麗和快樂的什麼

當我在喝我的可口可樂
她在買她的鮮花
這樣的時刻，
我們有許多這樣的時刻
一九七五年

現實的生活
從心管的空虛
令人感到
它的衝擊

一份工作一百人
一百人如何分配
在廣告和面試之間
人是鐘擺
時間沒有意義
星期一又怎樣
星期六又怎樣

在那蒼白的額上
憂思已刻下皺紋
你知道你再不能
這樣毫無目標的生活下去

雙手插在褲袋
迎着人群
你什麼也看不見
你的短髮
如此在風塵中
長了
亂了

彷彿走在荒野
什麼會脫韁而去
一九七五年

沒有店面
沒有櫥窗
小販們
在街邊
和埃塵在一起
和風雨太陽在一起
和路人在一起

也許他們和塵埃很熟悉
也許他們和風雨太陽很熟悉
也許他們和路人很熟悉
他們的花布和牛仔褲
就那麼耐穿耐洗
各種玩具
從泥娃娃到積木
把一份歡笑分給租屋
那些茶與碗碟
就不怕小姐姐不小心摔破
小姐姐不是又要讀書又要洗衣

那些書刊
都是平裝
不也一樣會敘述
許多科學和藝術
呵 那些日用品
木做的鐵打的鋸裂的
不都很實用

也許他們和塵埃很熟悉
也許他們和風雨太陽很熟悉
也許他們和路人很熟悉
他們的涼茶苦
但可以消暑
他們的冰豆漿
又涼又滋養
他們的麵包大
他們的牛肉湯濃
熱夠熱夠
他們的微笑溫柔
他們的語言親切
他們的服務勤快

城市呵城市
如果給樹木
足夠舒展的空間
給小販們
多少街邊
一九七六年

關於這城市

關於這城市
權勢說
是集團的
歷史說
是國家的
思想說
是人類的

我們這群人平平凡凡
每天 和巴士來來往往
和電梯上上下下
並不發覺這城市
有何特色
有山有水
不錯
但山並不特別蒼潤
水並不特別清澈

對我們來說
留下的足跡如何
不在乎
潮起 潮落
不在乎
我們建屋築路修港
我們造橋

讓兩岸的人們來往
我們造船
為了更遠的地方

我們和朋友往來
和愛人做愛
和孩子遊戲和老人下棋
和對手競賽
我們相信愛的力量
相信自由和平等

如果小鳥飛來築巢
如果船經過而停泊
如果喜痞士流浪到來
如果國際的戰火
轉到我們的圓桌
我們歡迎
屬於我們的
屬於人類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

第七輯

鄉愁	68
節慶之夜	71
松樹松樹	72
松下	73
電子風琴之夜	74
瀑布的聯想	76
蝴蝶	77
雪	78
歸來渡輪上	80
傘	81

鄉愁

說過不知道什麼是鄉愁
我生活在我長大的地方
當朋友們揮手說再見
火車總是留下飄烟
飄烟總是留下我

別後來信偏要問起
其實山城一切很少改變
斜坡只是多了一些紅瓦
在有些松樹之間
草更長了 咩咩
小羊兒走過
在人家的欄杆外走過
風呢仍然斜斜地
讓細雨落成黃昏

那種豇豇的老伯看不到
豆豇已經結果
唯一的女兒已經長大
她現在不再名叫小花
她喜歡叫自己露露
把園地賣掉她說
這裏比不上城市進步
那大黃狗生前生下的小黃狗
就浪蕩成野狗

街巷仍然長和短的那幾條
但車聲燈光漸起來

陌生人 不陌生地
匆匆的來 匆匆的去
待到黃昏又下雨
待到大街走盡走小巷
驀然燈亮
傘下獨自的我
彷彿聽到不止於漸瀝
自街巷的這邊拆去短牆的這邊
自街巷的那邊建起高樓的那邊
是不是河床乾了還有流水聲在
是不是樹砍掉了還有鳥聲在
是不是有一些不是雲烟
風永遠吹不去

那條上山的小路
我說過會坐吃鞋底的
已經舖上瀝青
小孩子們不再捨不得穿新鞋
過後才發現鞋小了
傻孩子我們曾經是
如今又傻傻地對着
草長的墓前
唱過的歌謠唱不出時
就低低地哼着
就是哼着也很動聽
不然怎會流下眼淚

這些我——寫在信裏
也許他們有時也會寂寞
當他們的信愈來愈疏
我就愈寫愈密
七六年十一月

——聖母亞幼錄慶

小山坡上舊教堂
幾棵老樹迎着風和雨

節慶之夜

當鳴鐘輕輕叩響
夏夜的藍水晶
當風琴聲以曳地長裙
緩步從拱門拾級而下
滿山坡亮起燭火
滿山坡是百合
千萬人肅立
看白色塔頂十字架指處
星星一顆又一顆出現
彷彿有樂聲飄自那邊
和自己的心跳呼應
去年許願的懷着感激
今年許願的抱着希望
都陌生都親善

小山坡上舊教堂
幾棵老樹都綠都長青
都有鳥築巢
那些烏天黑都同來
到了天明就飛走了
七六年七月卅日

我很喜歡松樹
松樹令我喜歡

在接近水的地方
或者山
它就在那裏成長
沙地也不管
岩石也不管

接近水的地方風大
接近山雨濃
它就在那裏成長
風愈大就愈瀟瀟
飄飄飄的是翠袖
雨愈濃就愈從容
溼溼的是流水
就瀟瀟洒洒從王維
從從容容走進米南宮
七六年八月

高山在上
大海在下

推開岩石 拔起
於泥沙之上
巽然一座松
長空到此就彎彎的彎腰下來
飛鷹到此就歛起翅膀

在這裏
高山陪我俯瞰着海
看海的浩浩蕩蕩
大海陪我仰望着山
看山的疊疊巍巍

在這裏 我從不願說出
我只是一位過客
七六年八月

這裏沒有下雪
但寧靜而輝煌
如燭火已亮鐘猶未響
的白色平安夜

這裏吹什麼風
驟然間百花繽紛
異鄉相逢 那種驚喜
想起時已屬於永恒

永恒裏 隱隱約約
有流水淙淙不絕
流過鋼骨水泥的城市時
火星迸射
洩洩在模型裏凝固
流過山莊時
花開喚醒透明的撲翅
秋靜靜放熟了落蒂
隱隱約約的流水

如花的等待蝴蝶
蝴蝶的等待春天
春天的等待融雪
當一朵蓓蕾開成一朵蓮
在夏季的下午
有雨點滿地池

眨呀眨着眼

今夜 這裏是城裏
最輝煌的一個角落
一位女孩子的十隻手指
撥通了我們的耳朵
斜斜地
讓夏秋流過
划過
靜成湖泊

七六年九月

瀑布的聯想

流到斷崖前
再流不流要不要流
已由不得不流
那一躍是難然是奮然
江水不再是江水

雪崩直落千丈
激起千丈雷雨風浪
地震山搖
所有的樹梢
站不住鳥
所有的山谷呼應
遠遠近近
那些卵石
滾 滾
滾到下流

本來浩浩蕩蕩
從此轟轟烈烈

想那一躍
不就躍下了屈原
不就激起了靈魂
是已死的人
活着的歷史
轟轟烈烈
已經多少千年
七六年十二月

蝴蝶

誰不曾擁有過一段
屬於春天的日子
誰不曾回想起
但是否美麗
是否快樂
誰不想
再來一次
沒有遺憾的
即使很短很短
像蝴蝶在那春天
粉翅雖然脆弱
依然翩翩地
風裏雨裏
舊舊求
一次
啊盛開
如此燦爛
就由此黯淡
秋却因此成熟

七六年十二月

雪

等白了 蘆葦
等紅了楓葉
等冷了江水
等瘦了山野

不見飛鳥不是沒有鳥
不見人影不是沒有人
鳥在巢裏
人在屋裏

雪說到就到 就在天空
浮現 很小巧很輕柔
的一片兩片
在你仰視的臉
很驕怯地吻落
是誰的一聲歡呼
再看時一片噤噤
道路已回復到那
天地間的白茫茫
那起伏的可是山坡橋下流水呢
那微微吐氣的一枝可是煙囪屋瓦呢
雪說橋下的流水要留給春天
屋瓦嗎要留給陽光
雪說把欄杆 漆紅
讓拖車的馬兒認得回來
說貨倉都堆滿了
自然有馬兒的一份乾草
這時

只懂得昇火的泥爐
升起暖暖的火焰

氣息

當薯烘熟了
是怎樣的香甜
空玻璃杯已開始
斟滿了私釀的酒
那喝醉了的那位
一個人喝下幾個人的份
不知是想起了誰
啊少女就和少男依偎
愛到深時已無言
第二天一早啊
雪把毡帽手套和溜冰鞋
一一叫齊
誰先找上山坡去
誰就先發現梅花

孩子 雪是那樣的
那樣的雲
是我唯一有了解的雪
七七年一月

後記：一九七六年十二月中，路過漢城，在寒冷的街上，剛好初雪，也是生平第一次見到下雪；回來後，當孩子問起時，便寫成這首小詩。

歸來渡輪上

走上渡輪 海
坐在我左右
滾滾不盡的浪

來往小島 上班下班
一天的太陽
這時將落未落
霞說暮色壯麗
風說暮色蒼涼
船隻什麼時候悄悄
各自將各自的燈點亮

我不知對岸那在等我的人
是否愛我了解我
但我盼望這一刻
她望見這海上的璀璨
一九七七年二月

傘
撐開
因為雨
或者太陽
因為要走一段路
什麼天氣
都不管
是不是
此去
泥泥濘濘
高高低低
都好
七七年三月

第八輯

浪	83
柳堤	84
無題	85
雨	86
雨中之歌	88
雨和雨傘	89
亮起來的燈	90
彩虹	91
湖邊	92
湖上星夜	93
木偶影像	94
馬車	95
多岩湖上的印象	96

浪 雨 湖邊

天空的鳥

海上的水手

鳥的翅膀

水手的帆

浪 翅膀忽上忽下

帆又來又去

忽上忽下

又來又去

的浪

七六年九月六日

柳堤

堤上如果沒有柳
風怎樣斜雨怎樣細
烟怎樣籠罩
櫻花白怎樣的白
山水綠怎樣的綠

柳衣依依那樣斜斜的風
柳色青青那樣細細的雨
幾里長的柳就幾里長的烟那樣的烟
櫻花一日開盡粉紅變白那樣的白
山映水水映山那樣的綠

那樣 劈劈聲聲
海靜成湖泊
湖泊時近黃昏
蒼靄圍過來圍過來
悄悄問我誰是今夜的主人
我伸手下去
撥醒桨聲

桨聲撥醒浪
浪大大意意撥醒了
所有的燈光星光
不分天上水上的
一時天和海不分
烟和樹不分
要問誰呢
誰也說不清誰是主人
七六年九月六日

無題

海說 怕風浪
就留在岸上

松樹挺立着
什麼也不說

沙鷗愈飛愈高
什麼也不說

星星一閃一耀
什麼也不必說
七六年十一月廿三日

以為鴨愛水塘
水塘愛雨
以為孩子想放紙船
還會在老師的抽屜
偷偷放隻小青蛙

以為屋頂都蓋滿屋瓦
以為廚房會飄來咖喱的香味
以為釀酒只為了陶醉
以為你很愛他
他愛的自然是你你們都十七歲

以為取暖只要穿得厚厚
以為蒼白只須塗點胭脂
是女性自然溫柔
圍裙的腰
畫眉的手
此外咖啡廳坐坐
或者超級市場走走

以為沒有雨傘
可以穿雨衣
以為沒有鮮花
可以賣糖果
以為熱鬧就是不寂寞
沒有工作因為不工作

雨啊雨別想得那麼天真
雨啊雨別想得那麼簡單
雨啊雨如果你是詩
我很喜歡
却不欣賞
七六年十月

雨中之歌

街巷街巷你聽你聽
沙沙沙沙從遠而近
是不是曾經來過那足音
記得嗎你的落花
記得嗎我的蒼白

街巷街巷你聽你聽
沙沙沙沙從遠而近
是不是又來看我們
看我們怎樣一起
走過那一片泥濘

沙沙大雨一陣陣
街巷街巷我要撐着傘
來看你的燈
即使潮濕漉漉
也要看清人生
七六年十二月

雨和雨傘

雨漸漸漸漸漸漸漸漸
雨是這樣的雨
當你離去
當我想起

你說你在火車上
用不着雨傘
你說你去的南方
正泛濫着陽光
留下這把傘吧
已不記得究竟是誰的
這麼久來共同撐過
已不知多少風雨和落花
就留下來吧
來時的街巷
不還下着雨嗎

當我想去
當你離去
那南方也是雨季
你知道我知道
這把傘並不重要
當你望着我以憂郁的眼睛
我望着你以喜悅的眼睛
七六年十二月

山城的黃昏
偏愛下雨
這樣的雨 漸漸瀟瀟
這樣的黃昏 漸漸朦朧
這樣的山城
高高低低的街巷
遠遠近近的車聲
來來去去的雨傘

每一位都是要回家的人
街巷即使泥濘
也要也要走過
黃昏即使短暫
也必須必須把握

你看你看那
來來去去遠遠近近
高高低低
亮起來亮起來的燈
七六年十二月

——（有贈）

當你自街的那邊
帶著斜陽走來
秀髮明眸的姑娘
我在這邊微雨的樓前

彩虹

隔著車燈人影
我彷彿看到你的微笑
是不是由於我的凝視
在每一回的偶然遇見

這一回我只想讓你知道
一弧美麗的彩虹
在我們之間
的天上出現
一九七七年一月

湖邊

山遠遠近近
樹高高低低
藍藍綠綠中
誰安排一些紅瓦白雲

路彎彎曲曲
橋長長短短
隱隱灼灼裏
你聽見一片水聲人語

在這湖邊這一則
不知要走向那邊
似乎你來的那邊
正是你去的那邊
一九七七年二月

湖上星夜

當那一刻
驚覺於點點星光
上上下下左左右右
跳跳盪盪
小船和我
已遠離湖岸

星光說 山藍
星光說 霧白
星光說 燈紅
星光星光星光
我能說些什麼
我能說些什麼
在那樣幽靜喧嘩
的夜晚
七七年二月

後記：去年受許海明和黃光明二兄之邀，結伴作棉蘭之行。
。對多峇湖印象最深，賞心悅目之餘，以這些小詩
記作爲紀念。

木偶
彫像

當鑼鼓喚醒彩衣的木偶
旅客們圍看馬達族美麗
的神話和歷史
在那高原寒冷的早上
我獨自走在街邊
對着攤上各種彫像
儘管也是神鬼美人和勇士
生動的
彫自粗糙的岩石
精緻的
刻自堅硬的柚木

在那高原寒冷的早上
我在那街邊恍然如對着
一整個馬達族
恍然如對着一整個馬達族
他們身流熱汗
手操刀斧
七七七年二月

馬
車

蟲子
戴上眼罩的馬
壓成弓形的車
車夫在前 我們
在後向着後方

那小鎮未到 遠遠
他說已望見炊烟
當我們越過了山坡
才知道車行為什麼緩慢
我們看到的前景也是後景
不正是我們經歷過的
看來格外的親切
我們總是記憶多於夢幻

繩繩在車夫的手
我們一起向前走
撲撲的風塵
達達的蹄聲
一九七七年二月

清冽的山水清冽的
不肯流下平原
這裏別有人間
屋在松下
松在山前
山在湖旁
湖在雲間
雲呢
橫時作帆
斜時作旗
直時作烟
帆也好旗也好烟也好
總愛陪那些屋那些松那些山
多委多采地到湖中等釐我
彷彿我是來自天外天
青
一九七七年二月

後記

自一九六三年時集「思慕的時刻」和「比鮮花更美」出版之後，爲了生活和工作，我一直徘徊於現實的十字路口，要尋找和摸索一條屬於自己屬於良知的路向。

後園就一直荒蕪着，泉水淤塞了，更別提那耐聞的桔槔。

這麼一恍眼已經十多年了。

在那段期間，也並非完全沒有一些閒暇，只是影子一樣欲也欲不出一些什麼——由於生活的貧乏和黯淡使然。好像在沙地上不會長出密葉繁柯，就不會有小鳥時不時飛來唱歌和築巢了。

那水流最響奔騰最遠的江河，不都來自疊嶂叢林？

在那段期間，我要感謝文友們，像慧通游牧艾文來衡憂草等，他們不時過訪，總不忘帶來一些好書刊或者段好消息，我們之間，由於工作性質的迥異，往來不密却親切；話雖不多，但質樸。

咖啡也好水仙也好。

雨衣誰的不也一樣。

常常，他們幾時來過我也不知道，待見到留下的字和書刊，他們已悄悄的走了。對於他們，我一直很感激也一直很欣賞他們那孜孜不倦的創作精神。

蒙慧通兄的一再鼓勵，便將已經蒙塵的詩稿作了一的整理。那些生活的圖貌往日的舊夢思慕的心跳一幕幕呈現；由荒地到墾荒者的銅像，由青苔到鋼骨水泥，由自然到燈，由歲月到流星……一切在變，從中，我發現已欲變而不善於變，始終是屬於山城的，像那樹木那石那街巷，成長得很緩慢，到了今天，感情還是直樸的，然那麼執着，猶帶一些比較單純的想法，這樣的一個人如何適應在劇烈變動中的現代社會呢。但生活裏的許多

就

暗和痛苦，我從不願攝影似的全帶進我的詩裏去。詩，我要它像當你雨後推窗時眼前掠過的那隻小燕子，偶然在那一刻，令你想起久已忘却的一些可愛的東西，或者像一座橋不論長短大小當你到達了彼岸時體會到真和美的感受那種不為時間之流所阻隔的；或者像門前那盞燈，不特別為誰而亮着，祇因為在黃昏之後黎明之前燈會亮着；或者像當你工作了一整天之後躺下休息時，那輕輕在你睡臉上吻了一下的孩子，像那樣自然流露一種純樸的感情和天賦；或者像那街邊在林立的鋼骨水泥之間那高高瘦瘦疏疏落落仍然屹立着的樹木那樣屹立着，揭示一種生存的權利和綠意盎然的意義；詩更應該像劍像旗像鼓。但作為一位鬥士，像浪漫的拜倫也好，像嚴肅的魯迅也好，哎，人類，你難有幾位！我和我的詩，祇是默默地願意成為你的一位朋友，一位和你一起面對這世界的朋友，如果你不介意他的生活狹窄、思想簡單、言語樸素的話。但願，有一天，他也能像你一樣琢磨生光輝。

不必經誰介紹，你已知道在這世界上你不會是孤獨的，即使在最後的一班車，你會記住：

揮別 用握手的手

彷彿透過風塵

又對着你的凝眸

因為守望黃昏星的升起也許是寂寞的，但，至少，至少，也發覺自己的一顆心在跳。怎样

最後，藉此問候鵬適兄，幾時又再北上，幾時又再暫把一切忘懷，祇為了品茶，祇為了看花。

蕭長

一九七七年歲暮
寫於山城



當一顆心在跳（一九七七年）
五月的星光下（一九六五年）
比鮮花更美（一九六三年）
思慕的時刻（一九六三年）
作者已出版詩集：



作 者：蕭 艾
出 版：海天出版社
印 刷：GLORY PRESS SDN. BHD.
A56, Salak South Garden,
Kuala Lumpur.
定 價：M\$2.40
初 版：一九七七年十二月

诗集

当一颗心在跳

萧艾 著

电子书制作人： 陈政欣

E-mail: tcsin48@hotmail.com

制作日期： 2011 年 01 月 15 日